

[美] 柳残阳最新作品系列



上

剑转轮回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劍
轉
輪
回

[美]

柳
殘
阳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剑 转 轮 回

著 者 [美] 柳残阳
责任编辑 占 柱
装帧设计 李法明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印刷装订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6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33
字 数 820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

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ISBN 7-80506-634-5 / I·277

定 价 46.80 元(上、中、下)

前 言

清乾隆年间，一位外号“银狐”名叫穆娟娟的风尘女子，偶然来到北方的一个小镇，偶然地遇到了来此游玩的武林第一高手齐燕然的儿子齐勒铭，二人一见钟情，于是偶然地结下一段孽缘，本以为是流水行云，缘尽则散，不料，却引起一段轰轰烈烈的生死情缘。为了“爱”，原来恭顺的齐大公子，抛弃妻子一端庄秀丽的名门淑女，随“银狐”一起浪迹天涯，在武林中做下笔笔血案，最后被武当“五老”力毙江中。结果被尾随而来的“银狐”所救，为了疗伤，二人在荒山野岭之中度过了十年荒山岁月。伤愈复原后的齐勒铭再度重入江湖，立志大举实施复仇计划，夺回被旧情人夺走的妻子。正当他踌躇满志之际，却被挚爱自己的情人“银狐”捏碎琵琶骨，废掉武功，原来……

目 录

一	山阴道上	(1)
二	不速之客	(28)
三	大闹婚礼	(57)
四	血溅华堂	(84)
五	武林怪杰	(107)
六	飞天黑狐	(131)
七	寂寞新娘	(157)
八	杀父仇人	(191)
九	神秘杀手	(218)
十	惊才绝艳	(240)
十一	瞒天过海	(261)
十二	狐狸尾巴	(284)
十三	半途截杀	(314)

一 山阳道上

三月天，洛阳花炽如锦。

这是一个黄道吉日，也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洛阳城中，嫁娶办喜事的就有好几家，到处显得一片喜气洋洋。

洛阳豪客罗中龙的门前更是车水马龙，嘉宾络绎道途中。

罗府办什么喜事？为什么有些来宾带着几分神秘……。

就在离城十数里的山道上，游扬正在赶路，他是代表崆峒派来洛阳罗府祝贺的。

同来的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昆仑派的弟子孟仲强，一个是青城派的女弟子凌玉燕，他们和游扬一样，都是代表师门来作罗家的贺客。

孟仲强与凌玉燕的年纪差不多，20岁刚出头，游扬则已将近40了，但游扬最喜欢和年轻一辈交朋友，凌玉燕且和他有点亲戚关系，她与孟仲强都是把游扬当作兄长一般，平时是无话不谈的。

为了解除途中的寂寞，凌玉燕要求游扬讲故事。

“游大哥！你说的那些洛阳豪客的英雄事迹我们早已知道了，但我们最想知道的一件事，你却没有说。”

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听说飞天黑狐是给罗大侠逼出江湖的，此事到底是真是

假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骗我！我知道你一定知道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知道？”

“在场的三个证人，你的师父是其中之一，你怎能不知道？”

“师父没告诉我，我当然知道了！”

“我不信，游大哥！你从来不说谎的，为人最要紧的是讲究一个信字，这是你说过的对不？”

孟仲强笑道：“玉燕！你记错了！游大哥说的是：对朋及必须守信，切不可谎言欺骗朋友。对坏人则可以择手段，这叫做‘遇文王，兴礼乐，遇桀纣，动刀兵’！”

“对啦！”凌玉燕噘起小嘴儿道：“游大哥！原来你一向把我当弟妹看待是假的，连朋友都不是，在你的心目中，竟把我们当坏人！”

他们一唱一和，游扬没法再‘躲避’了，只好说道：“我没骗你！飞天黑狐因何退出江湖，我确实不知，他和罗大侠动过手的事，师父倒是说过的，不过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怕你们口疏，说出去会影响一个人的声誉。”

“我们保证守口如瓶就是！”凌玉燕与孟仲强同声说道，但游扬摇了摇头。

凌玉燕忽地拍掌笑道：“不用你告诉我，我已经知道啦！我到了罗家，逢人就说！”

游扬吃了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你莫自作聪明，你以为你知道了什么？”

凌玉燕道：“我知道那场比武的结果，是洛阳豪客败在飞天黑狐之手！”

游扬道：“是谁说的？”

凌玉燕道：“是你说的！”

游扬道：“我几时说过这样的话？”

凌玉燕笑道：“你刚刚说的，你说比武的结果要是让人知道，会影响一个人的名誉，飞天黑狐是人所共知的大魔头，名誉会受影响的当然不是他，游大哥！你这话不是分明告诉你们，败的一方是洛阳豪客吗？否则焉能影响他的名誉？”

游扬苦笑道：“所以我说你自作聪明，这是你强词夺理，并非我所说的！”

凌玉燕道：“那么难道是飞天黑狐输了？他输了，你有什么必要维护他的名誉？”

游扬说道：“我也没有说飞天黑狐输了？”

凌玉燕笑道：“但总有一个入输呀！好吧！你既然不肯告诉我，我只有按照我自以为是的对人讲了，当然我不会漏掉你说的那两句话的，我倒要看看，别人是否也像我一样解释你的话意了。”

游扬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你这野丫头，我真拿你没办法，好吧！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，但你一定要保守秘密！”

凌玉燕笑道：“对啦！趁这里没有外人，你早点告诉我，我答应你，就是别人用剑指着我的咽喉，也休想逼我泄漏秘密！”

游扬以乎又不想说，终于说道：“不如在回程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们，咱们要赶往罗家喝喜酒呢！新娘子听说是洛阳城第一美人，你不想错过他们拜堂吧！而且，未能赶往观礼，是

有失礼貌之事呀！”

凌玉燕道：“办喜事的人家，一般都是选择午时拜堂的，对不对？”

游扬道：“不错！除非书历上有特别说明那一天的午时‘犯忌’，午时多上‘吉时’。”

凌玉燕道：“咱们也是准备午时之前赶到的，对不对？”

这是游扬早就对他们说过的，游扬只好承认。

凌玉燕笑道：“现在距离午时约莫还有一个时辰，下了这个山坡就是平地，到罗家最多不过十里路了，咱们的马跑得快，半个时辰，你还怕赶不上罗大侠的拜堂？”

游扬无法反辩，只好说道：“他们那次在嵩山比武，其实只比了半场……”

游扬刚说得两句，忽听得急骤的蹄声，一骑快马如飞而来，游扬忙停止说话。

骑在马背上的是个黑衣人，戴一顶阔边的黑呢帽，披一件有‘套头’的黑斗笠，脸部全被遮掩，只露出一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

山路狭窄，而且是在下坡路上，要是撞个正着，非得人翻马仰不可。

游扬忙让路，避上山坡，孟仲强和凌玉燕却来不及闪避了。

他们少年气盛，见这个人横冲直撞，不禁心中有气，即使本来可以闪避的，他们也不肯忍让，何况确实是来不及闪避？

孟仲强陡地一声大喝，双掌就向那匹马推去，他使出了昆仑派的‘混元一气功’，用不着打中那匹马，只以劈空掌力料想也可以将对方的坐骑阻住，凌玉燕没有这样深的内功，她拔

出剑来，准备迫不得已时，一剑刺毙那匹马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只听呼的一声，黑衣人的坐骑飞跃起一丈多高，竟然从他们的头顶飞去。

这黑衣人是从小山上疾驰而下，虽说是靠着居高临下的这股冲势，才能飞骑而过，但骑术之精，亦足以惊世骇俗了。

但更加令游扬吃惊的还不是他的骑术，而是他的武功。

在他飞骑超越之际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凌玉燕手上的青铜剑已飞上半空。

孟仲强更加狼狈，他的劈空掌力非但未能阻止奔马，自己反而被抛离马背。

两件事情发生在刹那之间，连他们自己都莫明其妙怎么就着了对方的道儿，游扬则看得清楚，黑衣人只一挥马鞭就把凌玉燕的剑卷出手去，在挥鞭之时同时发出的力道把孟仲强震翻。

游扬大惊之下，连忙飞身下马，抢救孟仲强，但还是慢了一点，孟仲强已经脚根着地了。

孟仲强没有跌倒，倒是颇出游扬意料之外，连忙将他扶起，问道：“你觉得怎样？”

孟仲强迫：“没什么，我好像给人轻轻提起又轻轻放下一样，真是邪门！”

游扬把着他的脉门，亦察觉他的脉息如常，的确没有受伤，这才放下了心。

凌玉燕拾起地上的青铜剑，气得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强横的人，更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大的亏，游大哥！你也真是……”

游扬笑道：“我真是什么？”

凌玉燕气呼呼的道：“你是缩头乌龟！你眼见弟妹受人欺负，也不帮忙我们教训教训这个小子！”

游扬苦笑道：“莫说我刚才来不及帮你们的忙，就算我能够及时出手，凭我这点功力，也‘教训’不了人家，再说人家也不算欺负我们呀！”

凌玉燕道：“打掉我的剑，摔跌孟师兄，还说不是欺侮我们，要怎样才算欺侮！”

游扬笑道：“你平心静气想想，人家不打掉你的剑，不怕你一招‘举火撩天’切断他的马足？仲强的凭空掌力，他不设法抵销，他的坐骑又焉能跳得过去？”

凌玉燕道：“谁叫他横冲直撞？我们不过要伤他的坐骑，但我们若是给他撞个正着，在这样狭窄的山路上，人仰马翻，只怕性命都难保全！”

游扬道：“人家敢在这样的山路冲下来，当然是有把握不会碰着你们，他那么套术，你们也该心服口服吧！”

凌玉燕满肚子气仍是未能全消，说道：“大哥！你总是喜欢帮外人说话，他冲下来时，我们又不知道他的骑术精绝？你却先闪开了！”

游扬笑嘻嘻地道：“这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在未明对方底细之前，还是避了的好！”

孟仲强忽道：“游大哥！你看这人的武功比罗大侠又如何？”

游扬道：“两人都是一身上乘的武功，很难比较！”

凌玉燕道：“我听孤云道兄说你曾经与罗大侠印证过武功，好像是不分上下？”

孤云道人是崆峒派掌门一瓢道长的三弟子，亦即游扬的小

师弟。

游扬道：“你别听他胡说，那次我是输了一招的！”

凌玉燕道：“输了一招，相差亦是不远，但刚才那厮的武功似乎比你高出许多，岂不是罗大侠也不如他了？”

孟仲强忽道：“这人武功如此高强，会不会是飞天黑狐？”

凌玉燕道：“绝对不会是他，飞天黑狐是败给罗大侠的，再说今日八方豪杰聚洛阳，若是飞天黑狐，他又怎敢单骑跑来洛阳招惹罗大侠？”

说到这儿，忽地骤然一省道：“这厮什么日子不好来，偏偏今日跑来洛阳，恐怕多半是来喝罗大侠喜酒的，到了罗家，我倒要打听打听，看他是什么来路？”

猛仲强道：“你是想到了罗家，请与师门有交情的长辈帮你找那个人的晦气吧？我劝你别生气了。”

凌玉燕禁不住又生气起来，说道：“你和我同样吃人家的亏，你不敢招惹人家，反而也像游大哥一样教训起我来了，你就会欺负我，我不理你了！”

她那知道，此时不仅游扬对那个人的来历起疑，孟仲强也是不禁思疑不定的。

孟仲强与凌玉燕虽然尚无白头之约，却是早已心心相印，在别人的心目中也早已把他们当作双双爱侣了，孟仲强正想向她陪话，忽听得又是一阵暴风骤雨的马蹄翻飞之声，来得似乎比刚才还快。

这次他们已有准备，游扬和孟仲强避上山坡，凌玉燕心想：“这人的骑术恐怕未必能如刚才那个小子精妙，还是避之则吉。”只好也跟着他们躲避。

她刚刚闪开，只见那骑马已从她面前掠过，骑在马背上的

是个年纪似乎比她还轻的少女。

那少女叫道：“仙人哥！你等等我呀！”

凌士燕心想，刚刚经过这里的只有那个“横强无理”的小子，看来这少女定是向他呼唤无疑

那少女的内功显然甚为了得，虽不是高声叫喊，也震得群峰迴响，久久不绝，游扬等人都是武学行家，估计她使出这样上乘的“传音入密功夫”，三五里之内的人都应里听得清楚。

山路是盘旋而下的，十里的山路在平地可能不到三里的路程，那人刚刚走过，即使他的马跑得快，也应该听得见的，事实上凌玉燕居高临下，也还隐隐看得见那一人一骑的影子，他未曾跑到山下哩！

可是回声业已停止，仍未听见那人的回答，他有那么高强的武功，相信传音入密的功夫也决计不会比这少女弱的，为什么他不回答呢？

那少女似乎甚为着急，又再扬声叫道：“卫大哥！你一定要去罗家，听我说两句话再去也不迟！”

那人果然是去罗家。

凌玉燕暗自想道：“看来那厮好像是这少女的情郎，那么一个粗鲁的莽汉，居然会有这么美貌的少女追他，他还不理人家，真令人想不到。”她不觉为这少女抱起“不平”来了。

忽听得一声马嘶，其声极凄厉，孟仲强定睛看去，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那女子跌下马来了！哎！她的坐马滚下了山坡，动也不动了！”

也“不知怎的”，游扬却已看得分明，或者更严格的说，一半“看得分明”，一半“想得分明”。

三人联袂下山，凌玉燕走在前头，游扬最后。

山路盘旋曲折，那少女快马疾驰，已经转过几个山坡，若是平地的话，少说她也走出了三里以外了，但在这盘旋曲折的山道上，他们居高临下，还可以看得见她，游扬走在最后，走的是下坡路、亦即是三人之中，他所在的位置最高，故他也看得较远；较为清楚。

他看见那少女的坐骑和前面那个黑衣人的坐骑越来越近，不过也还隔着一个山坳，即使是拉一直线的话，据他的估计，也还在百步之外。

少女的坐骑正在飞奔，忽地就倒下来，那少女宛如黄鹤冲霄，身形飞起。

少女那匹马因何倒毙，他看不见，但以他丰富的江湖经验，也可以猜得个八九不离十了。

当然不是因病倒毙，必定是被暗器打着的，前面只有那个黑衣人，暗器不用说是那黑衣人所发，暗器也一定不是飞刀弓箭之类，否则他会看得见，游扬猜想，这暗器倘若不是一颗石子，就是一枚钱镖。

百步开外，飞石毙马，不但要打得准，内力更须极为浑厚才行，倘若不是游扬目睹，他无论怎样不能相信，世间竟有如此一酒身怀绝技的人。

“这份功夫、我再练十年，恐怕也不能够！”游扬心想。

凌玉燕虽然没有游扬看得清楚，黑衣人她也看不见，不过她也猜到几分。

“啊呀！这位姑娘一定是受了那恶贼的暗算了，咱们快去救她！”凌玉燕嚷道。

她一马当先，孟仲强紧紧跟着她，游扬不敢断定那少女是否受伤，但心里想道：“那黑衣人未必就是恶贼，他对玉燕和

仲强都是手下留情，何况这位姑娘又是他的朋友，他击毙她的坐骑，原来是想不让她追上，但这样好的一匹骏马，他居然舍得杀了它，纵然不是“恶贼”，多少也带有几分邪气了！”

蓦地他想起一个人来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，莫非……莫非就是……

今日是洛阳豪客的佳期，他不敢想下去，快马加鞭，追上孟仲强。

凌玉燕已经到了那少女“失事”的地点了，那少女还没有走，但见她呆若木鸡，一片茫然的神清。

“姐姐！你没受伤吗？”凌玉燕人未到先问她。

“你是问我吗？”那少女道。

凌玉燕笑道：“这里只有我和你是女子，当然是问你了！”

此时她已看出这少女不像受伤的模样了。

“受伤？我怎么会受伤？”果然那少女如此答道。

凌玉燕放下心上一块石头，说道：“原来你的武功这么了得，真是令人想像不到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武功了得？”

“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你的坐骑不是偶然失足，而是给人家打死的吧？”

那少女道：“不错！是给百步之外飞来的一颗小石子，打破它的脑袋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”

看样子她似乎不大高兴凌玉燕的多管闲事了。

凌玉燕却不知看人眼色，继续说道：“啊呀！这不是弹指神功的功夫吗？可惜我只听过有这种功夫，刚才虽有眼福看到，姐姐！你年纪和我差不多，那恶贼如此高明的弹指神通的功夫，只能打死你的坐骑，你的武功虽然比不上那恶贼，已是

令我十分佩服了!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恶贼？你又怎么知道他想打伤我？”

凌玉燕道：“这样横蛮无理的人还不能称‘恶贼’吗？姐姐！你的心地也太好了，你的坐骑是罕见的骏马，纵然他不是存心伤你，打死你的坐骑，你也应该恨他才对！”

凌玉燕并不是个“多嘴”的姑娘，但却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姑娘，她当然也不是“傻丫头”。她和游扬一样，早已猜想得到那黑衣人多半就是这个少女的意中人了。

不过，这个黑衣人却是她心目中的“恶贼”。

因此她就忍不住要劝一劝这个少女了。

“姐姐！我不知道他是否你的朋友？但这样一个强横霸道的朋友还是少交的好。”

那少女问道：“我不想听你的废话，我只想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恶贼？”

凌玉燕向来被人奉承惯了，多少有点“小姐脾气”，几曾受过别人如此抢白，不觉满脸通红，冷笑道：“不是恶贼是什么？哼！我好心劝你，你一定要把他当作……当作‘宝贝’，那也由你！”

她本想说“情人”二字，话到口边，却又不忍伤这少女的心，改用“宝贝”二字，心想：“你把他当作情人，他非但不理睬你，还打死你的坐骑，你这不是犯贱？”

此时游扬和孟仲强都已到了，不过他们两人都没说话，孟仲强向凌玉燕使个眼色，示意叫她别再多话。

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他是什么人，你们好像已经知道了！”

说至此处，向孟仲强指了一指，续道：“虽然我听得不大

清楚，但我已经听见你们好像是正是谈论他和罗中龙的一件事情，你们还骗我说不知他是谁？”

孟仲强连忙说道：“我们不过是胡乱猜测罢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何人！”

凌玉燕正自生气，一时间尚未来得及细想她和孟仲强刚才说过的是一些什么话，她停在那少女的身旁，那少女忽地身形一起，向她扑来。

凌玉燕已得青城派剑法真传，青城派剑法以快狠见称，可是她刚刚拔出剑，尚未来得及出招抵挡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她的青铜剑又一次脱手飞去，而且吃得亏比刚才那黑衣人还大，被那少女轻轻一推，就把她推下马背了。

游扬、孟仲强二人大吃一惊，赶忙奔来，那少女早已骑了凌玉燕那匹马绝尘而去，他们不知凌玉燕是否受伤，自是不敢追去。

凌玉燕一个“鲤鱼打挺”便跳起来，骂道：“你这妖女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我好心帮你，你却偏偏欺负我！”

远处送来那少女银铃似的笑声，说道：“大小姐！多谢你的好心，但可惜你刚刚碰上我要找一匹坐骑，你们三人中只有你是女子，我可不好意思把一个大男人推下马去！”

凌玉燕的坐骑是三匹马中最好的一匹，少女笑声未止，已是去得远了。

游、孟二人见凌玉燕能够施展“鲤鱼打挺”，已经知道她没有受伤了，因这招需要力度甚大的轻功。

“这次吃亏是给你一个教训，叫你以后逢人但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，尤其对陌生人更是不可多管别人闲事！”孟仲强笑道。